

江南周末 JIANGNAN WEEKEND

2026年4月10日 第1010期 编辑/陈苏 版式/夏可夫 校对/郑建丰



独家视角 读嘉呈现

题图 明姚绶《红梅图》 弗利尔美术馆藏

「赏花·花满四时」



有人说，郁金香开了，春天就真的来了。南湖景区、姚家荡公园，几十万株郁金香亭亭玉立，红的如火，粉的似霞，黄的若金，密密匝匝地簇拥在一起，像一支无声的彩色交响曲，引游人驻足留影。你看，姚家荡公园俨然郁金香王国，8.8万株郁金香，18个品种，约2000平方米的花海，各色郁金香争奇斗艳，嘉兴大学学生于凡正指挥朋友摆各种pose，势必要拍出“人生照片”。“郁金香花海的震撼，只有看过的人才知道。”

阳春三月，也是油菜花的高光时刻。寻常的油菜花是金色的，但在余新镇金星村的华章生态农业园里，50余亩七彩油菜花正烂漫盛开。粉紫、黄橘、青白、碧绿……高低错落，随风摇曳，像打翻了调色盘，把春天染得格外热闹。

若偏爱那铺天盖地的金黄，新塍塘绿道、湘家荡森林公园、富润路与乐民路交汇处的油菜花园，亦是不可错过的去处。花海绵延，蜂蝶翩跹，携幼同游，在田埂上放一只风筝，看它飞进那片耀眼的春光里。

很多地方“花”式升级，推出“赏花+市集”“赏花+体育”“赏花+露营”等融合业态，让“颜值”转化为“产值”。联丰村王祥里，20多亩桃林正值花期，桃园主人胡先友有30多年种桃经验。

“一夜好风吹，新花一万枝。”春风过处，百花次第苏醒。迷人的“花花世界”，已是春季的流量密码。文旅部数据显示，3月以来，全国“赏花”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倍，相关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近7倍，带有“赏花”关键词的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3倍。

嘉兴碧云花园，美人梅、二月兰、樱花、油菜花、山桃次第开放。“仅4月5日，人流量超过去年清明假期三天的总和。”每年春季，嘉善都会在这里举办杜鹃花展，“杜鹃花造型艺术”被列入浙江省非遗。嘉兴碧云花园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海燕透露，4月11日到5月5日，今年的杜鹃花展将举办，推出“特色杜鹃非遗课堂”，邀请非遗传承人现场授课。

杜鹃是嘉善县花，也是嘉兴市花。嘉善引种杜鹃源于清康熙年间，西塘人在私家院落、园林引种杜鹃，成为风尚。1972年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下榻饭店布置的就是嘉善选送的19盆精品杜鹃，使嘉善杜鹃名扬天下。

在江南，花不仅标记着季节的流转，更是风土与人情交织的文化印记。

除了杜鹃，石榴花也是嘉兴市花。老嘉兴人朱樵说，石榴花像一串串掩映在绿叶丛中的鞭炮，喜庆而优雅，象征着嘉兴人和美积极的人生态度。

桂花是秋日的信使。嘉兴的木樨园、桂花村等地，随时能与一场唯美的桂花雨不期而遇。嘉兴桂花早在明清时期已四方享名，尤以朱庵台桂最负盛名。1930年仲秋，国学大师朱大可曾借鸣社诸友同游嘉兴朱庵，赋七绝四首，为这一城秋香留下了风雅注脚。

论起对菊花的钟情，桐乡人当仁不让。桐乡种植菊花的历史可上溯至南宋，明代已颇具规模。明末清初农学家张履祥在《补农书》中记载：“吾里不种棉花，亦有以此以此业者。”明清时，杭白菊已成为贡品。相传，乾隆皇帝下江南，皇后偶感风寒，伙夫采来野菊花冲泡，皇后饮后霍然而愈。乾隆大喜，挥笔题下“武林神菊”四字，从此桐乡菊花被列为贡品。

蜡梅是冬日的信使，凌寒绽放，金黄金黄缀满枝头，香气清幽。瓶山公园里，雨珠挂于金蕊之上，画面颇有诗意；曹王庙中，蜡梅与黄墙相映，古韵盎然；梅花洲里，金黄金黄映衬白墙黑瓦，宛若水墨画卷；南湖漫步，转角常能邂逅一树梅影，是为独特的冬日浪漫。

嘉兴的美，便是这样藏在一场接一场的花事里，不喧哗，却绵长；不刻意，却动人。



花醉江南

■记者 陈苏 吴梦诗 图片来自本报资料库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这梨花正开在江南。嘉兴西南洪合镇，有座国界桥，斑驳的石板下，流淌着吴越争霸的烟火风云。昔日剑戟相击之地，如今被一片梨花的温柔覆盖了。一簇簇、一层层，肆意铺展。近看时，花瓣薄如蝉翼，洁白胜雪；花蕊嫩黄，若春天的点睛之笔；远望去，连片的梨花开成了海，与蓝天的澄澈、碧水的蜿蜒交织；风吹过，花瓣簌簌落下，仿佛千年前那场梨花雪，一直飘到今春。

这便是江南的花，带着故事的馨香。让我们沐着春光，走进嘉兴的四季花海，听一听那些醉人的花事。

「探花·花间寻香」

欲探花香，在嘉兴，往往有迹可循。

若寻梅，去梅里、梅花洲、梅湾街；赏荷，去莲四荡、荷池浜；赏桂，去桂花村、赏梨花，去梨园村……这些地名就像城市的一缕花香，更是这片土地的名字与灵魂。

去秀洲王店镇建林村聚宝湾，那里藏着一个春天的清幽。

王店古称“梅里”，建制已逾千年。据《梅里志》载，后晋天福年间，嘉兴镇遏使王逮居此，因酷爱梅花，便在溪河两岸遍植梅树，花开水边，影落清波，故称梅溪、梅花溪，镇亦名梅里。此后王逮又在梅溪南岸开辟百亩梅园，一时“一片香雪海，万树古梅花”，蔚为壮观。王店现存有南梅村。

明末清初，一代文宗朱彝尊移居梅里，在曝书亭周围植梅成林。他在诗中写道：

主人五亩园，曝书亭在北。
树之桃李梅，三面少柴棘。

朱彝尊与浙西文人雅士常在梅溪边唱和吟咏，留下无数咏梅诗作，至今读来，犹觉梅香盈纸。

如今，王店镇在聚宝湾、南梅村重新开辟百亩梅园，20多个品种、上万株梅树怒放成香雪之海。

嘉兴人对梅喜爱至极，以“梅”闻名的，还有嘉兴南门外梅湾街。相传，明朝万历年间有人在此植梅而得名，后人称此地为梅庵；另有一说，街因曲折状呈梅枝形而得名，近街底南侧西南湖湖状弯曲，宜于泊船。

梅花与水湾，江南的花香氤氲着独有的水汽，也流淌着独有的故事。相传范蠡携西施隐居于此，南宋淳熙年间状元姚颖湖畔筑景范庐读书，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曾访景范庐，写下《题景范庐》。

一条街，因花得名，但真正让这条街活起来的，是那些在花下走过的人，沈钧儒、褚辅成、金九、朱生豪都在这里写下传奇。今天的梅湾街，梅花依旧，正成为嘉兴人全新的“滨水文化体验街区”。

以“梅”为名的还有凤桥镇梅花洲，一洲五瓣，从高俯瞰，恰似一朵盛开的梅花，因此得名。

梅花洲里梅花处处开，最出名的却是一片片如云似霞的桃林。沿着石板小径缓步前行，粉白与浅红交织成海，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之中，宛如一幅流动的工笔画，仿若《桃花源记》照进现实，“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。

梅花洲里看桃花，桃园村中看桃李。每年春季，桐乡桃园村千亩桃李花次第开放，桃李文化季赏花季如约而至。桃李于嘉兴是不同的，“地重因果”，嘉兴因而雅称桃李，三次吴越李大战为其写上历史的温度，“西施瓜痕”更增添了传奇色彩。桃园村家家户户都种桃李，近年来，“桃李+文化+旅游”，乡村振兴与千年桃李文化深度融合。

菜花泾的名字，来得有些偶然。清光绪《嘉兴府志》记载：“圣驾南巡……经临此境，见菜花被野，即命驻宿。”清代诗人诸凤翔在《禾事闲吟》中写，“传语菜花泾驻蹕，水围夜宿万星齐”。一位帝王在运河上看见两岸金黄的油菜花，一时兴起，下令停船驻蹕。油菜花是农人赖以生存的作物，或许正是这份草根的生机，打动帝王的心。

从此，这里就被称为菜花泾。如今的菜花泾，已从“菜花被野”的田园，变成江南特色的现代社区，烟火人家鳞次栉比。

“春游浩荡，是年年、寒食梨花时节。白锦无纹香烂漫，玉树琼葩堆雪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冷浸溶溶月……丘处机的梨花词被金庸在小说中引用，而他的家乡海宁袁花镇，正是踏春赏梨的佳地，“梨花武林踏青汇”已办到第十九届。

袁花以花为名，古称园花。据《海昌备志》载，原是梁代江州刺史戚家的宅基，“宅后皆山，相传为戚家夫人蒔花处”。园花逐渐演变为袁花，成为金庸、查慎行等一代代文人的故里，她的花也开在地名里，开在千年之后。

如今，袁花“花开二度”，花的基因被种植在这片土地上，花溪河蜿蜒穿镇，一派小桥流水的水乡旖旎风光。

油车港镇有百花庄，有趣的是，名为“百花”，却因“不花”而得名。元代浙江行省丞相也先卜花掠占地，建立“卜花庄园”（又说“不花庄园”），后讹称为“百花”。清代嘉兴女画家沈毅曾绘《嘉禾十二景之百花庄园图》。明代以后，庄园收落，朱彝尊和曾祖、嘉兴明代首位状元朱国祚均安葬于此。朱彝尊曾有诗：“百花庄前水法云，中是我家太傅坟”，其表弟、海宁著名诗人查慎行亦作诗凭吊，“万卷书留良史宅，百花庄有相公堂”。

一庄一水，因这些诗句而成了可读、可叹的江南旧忆。

王江泾古称闻川，虽不以花名，却因与荷花的缘分，辖内有荷花淀、蓝荷湾、莲泗荡等。据考，雁湖荷花栽培史，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清嘉兴诗人褚愚一写有《闻川古迹诗》：

携李池名记广微，余皇习战夫差时。
芙蕖菱芡周遭在，好咏闻川怀古诗。

宋元明清时，雁湖成为赏荷胜地，名人雅集所在。诗画家陶珙与友人载酒湖中赏荷唱和，有《小梅华馆集》，咸丰七年（1857）十九位诗人齐聚芦雨庵，有《芦雨庵观荷雅集》。

千年来，这里的荷花开开谢谢，从未断绝。

每年盛夏，千亩荷塘碧波连天，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盛景吸引着八方来客，王江泾已连续举办多届荷花节，“中国田藕之乡”声名远播，从文人笔下的清雅意象，成为今天农文旅融合的产业名片。

「品花·花下风骨」

如果说地名里的花生在土地，那么名人的花事则是开在心头。

自古以来，江南才子风花雪月，他们在花中看见的，不只是花，还有自己。他们种花、画花、吟花，以花自喻，借花抒怀。

兰是花中四君子之一，南宋画家赵孟坚就是中国画史上最著名的画兰宗师，是公认的“墨兰”与“墨水仙”开创者。

赵孟坚，字子固，宋太祖十一世孙，据《携李诗系》记载，其先祖扈跸南渡后，“赐第于海盐之广陈（今属平湖）”，在此定居。他儒雅博识，工诗文，善书法，多以梅、兰、竹、水仙等为题材，水墨花卉，清而不凡、秀而雅致，以墨兰、白描水仙最精。

赵孟坚有任性率意的文人本色，归隐后放浪形骸，游览山水，雅好诗书。他的诗词也是“花”不离口，“重温卯酒整瓶花，总待自霍家。忽听海棠初卖，买一枝添却”“梦遍江南山水涯。谁知我，有墙头桂影，窗上梅花”“担头看尽百花春”。

故宫博物院所藏《墨兰图》卷上，他自题诗云：

六月湘衡暑气蒸，幽香一喷冰人清。
曾将移入浙西种，一岁才华一两茎。

兰花的珍贵在于不轻放，正如文人的孤高气节，赵孟坚笔下水仙亦如是。据孙承泽《庚子销夏记》载，赵孟坚在船上“见新月出水，大笑曰：‘此所谓绿净不可唾，乃我水仙出现也！’”，水色清澈间，那一刻，水仙即我，我即水仙，他将水仙当作精神寄托。

“凌寒独自开”，梅居花中君子之首。在嘉善，有一处梅花庵，这是“元四家”之一吴镇的埋骨地。

吴镇癖爱梅花，筑梅花庵，栽梅数百株，自号“梅花道人”，又自题墓碑“梅花和尚之塔”。他尊祖训终身隐居不仕元，善画墨竹，喜画渔父图，“只钓鲈鱼不钓名”。

梅花不与桃李争春，品行高洁，他的《梅边》词写：

雪冷松边路，月寒湖上村，缥缈梨花入梦云。
巡，小檐芳树春。江梅信，翠禽啼向人。

梅花，生长在雪冷月寒之地，却有翠禽相伴，有春信可传。吴镇以梅自喻，他不与权贵往来，曾作骷髅辞《调寄·沁园春》，“三回拜相，二度封侯，采菊篱边，种瓜圃内，都只到邛山一土丘”。

吴镇喜梅，却鲜有梅花图存世，《墨梅图》是他唯一传世梅花图，画于元至正八年（1348）68岁时，与侄于吴璜合作。吴镇用意画老干发新枝，淡墨勾点蕊蕊，生机盎然，格物理尽情性，意到便止，不费妆饰，正如他孤高的文人底色。

清末海派四杰之一的蒲华，虽有“蒲竹”之誉，但也善花卉。

他一生贫困，却“陶然自得”，与友人结成鸳湖诗社，“看花、饮酒、赋诗、意志甚豪”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行书七言联：“读画清心时品茗，看花得意且含毫。”款识中有“盼时花而得画意”，或许，他常常如此与花相伴，读书、看花，赏玩四时花卉，从中领悟人生的真意。

如果他们的花，是文人的雅事，丰子恺的花则多了人间情味。

他绘《秋饮黄花酒》，菊花开得热烈，黄得抢眼，然而C位却是红得鲜亮的螃蟹，充满烟火气。

他曾在散文《生机》中，记录了一盆水仙花的“三灾九难”，但每一次它都活了过来，终于开出花。“谁说水仙花清？它也像普通人一样，需要烟火气的。”在他看来，“人间的事，只要生机不灭，即使重遭天灾人祸，暂被阻抑，终有抬头的日子。个人的事如此，家庭的事如此，国家、民族的事也如此。”

在国破家亡的风云中，他从花里看到一个民族的生机和希望，在《护生画集》中，也画了一幅《生机》，寄予着“欣欣有生意”的期待。

丰子恺常以花来传情达意，他画过一幅《菊萎犹开卧地花》，题诗曰：

蓬飞更作回风舞，菊萎犹开卧地花。
秋尽草根烧不死，春来枯木又生芽。

菊萎虽萎，却依然倔强地开着花。

西施的故事，是嘉兴花事中最独特的一页。她不是文人，不画花不写花，但“西施送蚕花”的传说却在江南的田间地头流传千年。

相传西施被送往吴国途中，经过吴越交界的御儿（嘉兴附近），思乡情切，当地采桑姑娘安慰她，西施就把一篮筐花分送给姑娘们，祝愿“蚕花十二分”。后来，杭嘉湖地区祝愿蚕茧丰收时说“蚕花十二分”，女子在头上簪花，以求蚕茧丰收。蚕花庙会上“轧蚕花”的习俗已被列入浙江省非遗。那朵蚕花，承载人们对西施以身许国的敬爱，也承载水乡百姓千年不变的祈愿。

花醉江南，醉的不是花，是人——是那些在花间走过的人，是那些以花为伴的人，是那些在花中看见自己的人。

